

选择，总是如此艰难



THE CHOICE

抉择

Nicholas Sparks

[美] 尼古拉斯·斯帕克思 著
路本福 译

抉择

[美]尼古拉斯·斯帕克思著

Nicholas Sparks

路本福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抉择 / (美) 斯帕克思著; 路本福译. —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5309-5488-1

I. 抉… II. ①斯…②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203616号

抉择

出版人	肖占鹏
-----	-----

作 者	[美] 尼古拉斯·斯帕克思
译 者	路本福
责任编辑	田 昕
特约编辑	王 娟
装帧设计	引文馆·垠 子
版式设计	引文馆·任 翀

出版发行	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9年 1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年 1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32开 (870×1260毫米)
字 数	180千字
印 张	10.25
书 号	ISBN 978-7-5309-5488-1
定 价	25.00元

致谢

说心里话，有时候我觉得致谢词真的不太好写。原因很简单，我是一名作家，这种职业赋予了我一种非常稳定的生活。在当今这个变幻万千的时代，我总感觉自己多少有些与众不同，特别是想到那些为生活而奔波的同龄人时。每每拿起此前出版的那些作品，并重温书中的致谢词时，我总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，在出版《瓶中信》和《拯救》的时候，这些人曾与我并肩奋战，如今，他们依然和我在一起。从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那一天起，我的著作权代理人和编辑就没有换过。此外，我还一直在跟同一个出版人、同一个电影代理人、同一个娱乐律师、同一个封面设计师和同一个营销人员打交道。我的作品中有四部已经被改编成了电影，其中有三部电影的制片人都是同一个人。当然了，能够一直跟这些人共事的确很棒，只是，每当要再次对这些人表示感谢的时候，我总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很唠叨的人，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同样的名字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们都曾那么真心地帮过我，我依然要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。

毫无疑问，和往常一样，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的爱妻凯特。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18年的婚姻历程，共同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；我们有五个可爱的孩子、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养过八只爱犬、曾经在三

个州的六个地方居住过、曾经满怀伤感地送别了我的三位亲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共创作了12部小说和一部非小说类作品，这期间凯特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。我真的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凯特，如果换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，我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

迈尔斯、赖安、兰登、莱西和莎凡娜，我们的五个孩子都在慢慢地长大，我深爱着他们，并为他们每一个人感到自豪。

帕克文学集团的特丽莎·帕克是我的代理人，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。特丽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：充满智慧、魅力超群而且有一颗仁慈的心。能够结识特丽莎是上帝对我莫大的恩赐。她为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心存感激。

大中出版社的杰米·罗勃是我的编辑，我也要对她为我付出的一切表示感谢。她用一支铅笔在我提交的草稿上写写画画，字斟句酌，缜密推敲，用无比敬业的精神将一部草稿改造成一部杰作。她对于小说作品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力，能够认识如此优秀的编辑我倍感幸运。而且，我也很庆幸杰米能够成为我的朋友。

丹尼斯·狄·诺维是电影《初恋的回忆》《瓶中信》和《罗丹岛之恋》的制片人，也是我在好莱坞最好的朋友。我对拍摄现场的那些时光充满了期待，因为片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会面机会。

大卫·扬是大中出版社的新任总裁（不过，我想现在已经不能再称他为“新”总裁了）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要特别对大卫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因为他总能容忍我把交稿的时间一拖再拖。在这里我要向大卫表示歉意。

珍妮佛·罗曼内罗和埃德娜·法利都是我的出版人，也都是我的朋友。我很喜欢跟她们一起工作，从1996年出版《笔记本》至今都是

如此。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！

哈维-简·科瓦尔和索娜·沃格尔都是文字编辑，她们总能够把我小说中的“小错误”给揪出来，在此也向她们表示感谢。

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豪伊·桑德尔斯和科亚·卡亚森将我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剧本，我很庆幸自己能遇到这么棒的编剧，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。

斯科特·施维默一直在为我细心照看着一切，我已经把他当朋友看待了。谢谢你，斯科特！

衷心感谢电影《分手信》的制片人马蒂·波文，我对这部电影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
再次感谢法拉格，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很棒。

最后，我还要感谢沙诺·欧基芙、艾比·昆斯、莎伦·克拉斯尼、大卫·帕克、林恩·哈里斯和马克·约翰逊。

目录

contents

序幕	1
第一部	5
第二部	217
尾声	296

序幕

——2007年2月

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就像是讲故事的人一样，但什么是最好的故事呢？当然是那种结局让人出乎意料、大吃一惊的故事。至少，特拉维斯·帕克记得，小时候爸爸就是这么告诉他的。特拉维斯清楚地记得，爸爸坐在床上，就坐在他的旁边，当特拉维斯恳求他讲个故事的时候，爸爸的嘴角总会浮现出一丝笑容。

爸爸会问特拉维斯：“你想听什么故事啊？”

“最最棒的故事。”特拉维斯总会这么回答。

通常来说，爸爸会静静地坐上几分钟，然后他的眼睛会突然一亮。他会轻轻地把特拉维斯揽在自己的怀里，开始用令人陶醉的声音讲述一个迷人的故事。爸爸每次讲的故事都太精彩了，以至于即便爸爸已经关了灯，特拉维斯总还要过好大一会儿才能入眠。爸爸的故事总是险象丛生，充满了令人心跳加速的冒险和旅行，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海滨小城波弗特，或者就在城里，或者在城市周围，特拉维斯·帕克就是在那里长大的，而且他现在依然把波弗特称作自己的家乡。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爸爸讲的大部分故事里都包括一些熊，有大灰熊、棕熊、阿拉斯加棕熊……一谈起熊生活的环境，特拉维斯的爸

爸就不再是一个“现实主义者”了。他总喜欢描述熊在低处的沙地上追打撕咬的场景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听了这些故事后特拉维斯常常做噩梦，梦到在赛考夫特岸边看到发疯的北极熊，上了中学后特拉维斯还做这种梦。不过，无论爸爸的故事多么吓人，他总忍不住要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对特拉维斯来说，儿时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纯真啊，但一切都已经远去，每次回想起来都恍若隔世，他现在都已经是43岁的人了。他把车停在了卡特里特综合医院的停车场上，他的妻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这里工作，此时，特拉维斯又想到了自己总对父亲说的那些话。

从车里走出来以后，他伸手去拿买好的那束鲜花。他和妻子的上一次谈话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他们大吵了一架。特拉维斯是多么想收回自己所说的那些话啊！他多么想对妻子说一声“对不起”啊！他确信鲜花能够弥补他们夫妻之前的裂痕，但除此以外，他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没错，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内疚，不过结过婚的那些朋友告诉他，内疚是一切良好婚姻的奠基石。内疚意味着良心开始发挥作用，意味着价值得到了高度尊重，所以只要有机会，最好尽一切可能消除让你感到内疚的动机。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也承认，他们在这方面也犯过错误。特拉维斯发现，朋友们的说法适用于他所见过的每一对夫妇。他猜想朋友们这么说只不过是让他感觉好受一点，只不过是为了告诉他没有哪个人是完美无瑕的，所以他不应该对自己那么苛刻。“每个人都会犯错误，”他们会这么说，虽然特拉维斯每次都点点头，看起来好像相信了他们的话，然而，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特拉维斯所经历的那些事情。他们怎么可能理解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的妻子还每晚都与他们同床而眠，他们谁也没

有与妻子分居过长达三个月之久。他们谁也没有想过：他们的婚姻是否还能回到从前，回到他们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刻。

穿过停车场的时候，特拉维斯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，想到了自己的工作，也想到了自己的妻子。在那一刻，这些都没能带给他一丝安慰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实在糟透了，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被自己搞砸了。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，他感觉幸福好像离他越来越远，远得就像是一次太空旅行，感觉是那么遥不可及。他过去很少有这种感觉。事实上他记得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过得很开心。但事情总会变化的，人也会变。变化是大自然的固有法则，它会波及到每个人的生活，谁也无法逃避，无法躲闪。人们会犯错误，会后悔，但一切都回不到从前，留下的只是一些岁月的印记，突然有那么一天，你会发现，就连起床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开始让你觉得有点儿费劲了。

特拉维斯摇了摇头，向医院的大门走去。他想象着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，变成了那个听爸爸讲故事的孩子。

他在想，自己的生活就曾经是最棒的故事，那种应该有一个幸福结局的完美故事。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那种熟悉的冲动又浮现了，过去的点点滴滴开始在脑海里闪现，是回忆，也是悔恨。

再过一会儿，他又会从汹涌澎湃的回忆之潮中回到现实，可是，他有勇气让自己去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？

The choice
第一部

和你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中缺少了什么。
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越觉得我们一定能够长相厮守。
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而且我觉得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了。



1

1996年5月

“你说说看，我怎么就答应了帮你弄这个东西呢？”马特一边嘟囔着，一边继续使劲儿把装浴盆的箱子往露台的另一侧推。在露台的尽头有一个刚开好的长方形凹槽。马特已经累得满脸通红，他的双脚在打滑，额头上是大滴大滴的汗珠，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眼角已经被汗水浸泡得隐隐作痛了。现在才是五月份，这个季节的天气不应该热得这么离谱。唉，这鬼天气，的确太热了。就连特拉维斯的爱犬莫比也躲到了阴凉处，耷拉着舌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在另一边使劲推着箱子的特拉维斯·帕克耸了耸肩说：“因为你觉得这挺好玩儿呗。”他把肩膀往下沉了沉，继续往前猛推，这个至少有四百磅重的大家伙又往前挪了几英寸。照这个速度，要把浴盆推到凹槽里不是没有可能，不过估计要等到……嗯……下个星期的某个时候了。

“这太可笑了！”马特一边说，一边把全身的重量都抵在了箱子上。同时他也在想，事实上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几头骡子。他的后背像针扎一样的疼。由于牙关咬得太紧，有那么一小会儿，他似乎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耳朵“嗖”地一声从头的两侧飞了出去，就像他和特

拉维斯小时候玩过的那种用瓶子自制的火箭一样。

“你已经说过这句话了！”

“而且一点儿也不好玩，”马特又嘟囔了一句。

“这句话你也说过了。”

“这个家伙安装起来也没那么容易。”

“当然很容易，”特拉维斯站直了身子，指着箱子上的文字说。

“看到没？这儿写着呢，‘安装简便’。”此时，躲在树荫下的纯种拳师犬莫比“汪汪”地叫了几声，好像在说它非常赞同特拉维斯的观点。特拉维斯笑了起来，他显得简直有点得意忘形了。

马特瞪了特拉维斯一眼，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特拉维斯的表情让他觉得很清爽。不过，倒并非总是如此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他都非常喜欢特拉维斯激情四射的样子。但今天不行，绝对不行。

马特从短裤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块大手帕，手帕已经被汗水浸透了，毫无疑问，短裤的后面也难逃噩运了。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然后飞快地拧了拧手帕。就像漏水的水龙头一样，手帕上拧出的汗水径直落到了他的鞋面上。他的双眼已经被汗水浸得快睁不开了，他凝视着从手帕上滴下的汗水，感受着它们从轻薄纤维鞋面的网格里穿过，然后轻轻地、很舒服地漫过了自己的脚趾。哼，这种感觉简直太棒了，不是吗？

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说过乔和莱尔德也会过来，他们会帮助我们搞定你这个‘小小的工程’，而且梅根和爱丽森还会为我们烹制一些肉饼三明治，我们还有啤酒喝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说过安装这个浴盆顶多需要几个小时而已。”

“他们已经在路上了。”特拉维斯说。

“四个小时前你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他们肯定是出来得有点晚了。”

“你可能根本就没给他们打过电话。”

“我当然给他们打了，而且他们还会把孩子们带过来。我保证！”

“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很快。”

“是吗？”马特回答说，他把手帕重新塞回到口袋里，“顺便问一句，假设他们不来，就靠我们两个人，怎么可能把这个家伙塞到那个凹槽里？”

特拉维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挥了挥手，再次把身子转向了盛放浴盆的大箱子。“我们能搞定它。想想吧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干得还不错。我们挪了几乎有一半了。”

马特又瞪了他一眼。今天可是星期六——星期六啊！是他应该去娱乐和放松的日子，是一次逃离紧张工作的机会，是他用在银行的五天辛勤忙碌换来的休息日，是他最需要的日子。马特是一名信贷员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如果要推什么东西的话，那也只能是一擦钱，而不是什么盛放热水的浴盆！如果不来这里，他可能正在看亚特兰大勇士队和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比赛！他可能正在打高尔夫！他可能已经去海滨度假了！他可能还和莉斯躺在舒服的被窝里，然后起床去她父母家，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去看她父母。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一大早爬起来，不会在南方似火的骄阳下干上整整八个小时的体力活。

他停了停，自己在拿谁寻开心呢？毫无疑问，如果不来这里，他就要跟莉斯的父母呆上一整天了。说心里话，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。这就是他满口答应特拉维斯前来帮忙的原因。不过，这并不是问

题所在。问题是他不需要干这样的体力活，真的不需要。

“我不需要干这活儿，”马特自言自语道，“真的不需要。”

看起来特拉维斯并没听到他在说什么。他的双手已经放在了箱子上，做好了推箱子的姿势，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马特把肩膀往下沉了沉，此时他觉得全身都很酸疼。他的双腿在打颤，不停地打颤！他知道，这个上午他都要被疼痛折磨了。要想免受这种痛苦，他非得吃双倍剂量的止疼片不可，他的体魄可不能跟特拉维斯相比。他不会每周四天都去健身房，他不会去打壁球，不会去跑步，不会去阿鲁巴岛潜水，不会去巴厘岛冲浪，不会去范尔滑雪，总之特拉维斯所做的这些事情他都不会做。“知道吗？这一点儿都不好玩。”

“记得吗？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。”特拉维斯冲着他眨了眨眼睛。

“哇！”乔一边用步伐丈量着浴盆的周长，一边睁大眼睛惊讶地叫着。此时，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，海湾上泛着金黄色的波纹。远处有一只苍鹭飞离了筑巢的大树，它优雅而轻巧地掠过水面，于是点点余晖开始随着一圈圈的涟漪蔓延开来。几分钟前，乔和梅根、莱德和爱丽森就带着孩子们陆续到了这里。特拉维斯正带着他们四处看呢。“这看起来太棒了！这都是你们俩今天弄的吗？”

特拉维斯点了点头，手里拿着一瓶啤酒。“看起来还不错吧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马特甚至有点儿陶醉其中了。”

乔看了马特一眼，此时他正仰面躺在露台旁边的一把草坪椅上，头上搭着一块湿布。马特的身材属于矮胖型的，不过此时的他看起来饿得肚皮都有些瘪了。